

海派京剧是近代上海特有的城市文化哺育下的产物。它为传统戏曲艺术开拓了通俗化、大众化之路,从而促进了京剧艺术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创新发展。

早在徽班进京的乾隆时期,里下河徽班来上海演出,这是形成上海京剧的源头。1867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建成仿京式戏园“满庭芳”,天津和北京班名角纷纷来沪演出,京剧正式传入上海。一时间“京剧风行,戏园鼎盛”。至同治、光绪年间,上海开设的京班戏园不下50个,京剧成为沪上影响最大的剧种。沪上京剧艺人适应本埠地域环境,吸收接纳徽班、梆子、昆曲等地方剧种之长,使初入上海的京剧开始了海化的进程。19世纪末,随着讲究故事情节的连台本戏的传入、灯彩戏的兴起、时

20世纪上半叶,国内政治、社会剧烈动荡,中西

文化碰撞交流,使海派京剧进入不同寻常的发展时期。海派京剧开拓者汪笑依演出的新编京剧《党人碑》,预示着戏曲改良运动的到来。从那个时候起,海派京剧进一步显示出自觉为社会政治服务,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改革创新

的鲜明特征。上海京剧舞台出现了一大批关注现实生活、宣传新思想、高歌爱国主义、鼓吹社会和文化革命的新剧目。1908年,一批开明绅商和京剧艺人受西方文明影响,在上海南市建成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剧场——新舞台。新舞台不仅在剧场建筑结构上大大改变了茶园式剧场的做法,在管理方式上也有重大改进,成为京剧改良运动的艺术实践基地,使海派京剧真正具有了不同于传统京剧的近代化性质。此后,上海的新式剧场和戏院纷纷落成开业。从新舞台建立到1917年上海第一家茶园式剧场“贵仙茶园”歇业,前后只经历了约10年时间。民国后,作为海派京剧艺术标志之一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得到进一步发展。1921年连台本戏《阎瑞生》在新舞台的演出,标志着海派京剧开始主导上海京剧舞台。周信芳麒派艺术和盖叫天盖派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使海派京剧艺术进入鼎盛时期。



可贵的是真性情

赵丽宏

徐亚斌先生从少年时代便热爱文学,读书和写作是他毕生的爱好。写了几十年,终于可以出版一本自己的散文选,这对于他,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本散文选,是他对岁月的回溯,对人生的感悟,也是生活和理想对作者的回报。

徐亚斌先生的散文,文字朴素,感情真挚,虽然大多篇幅短小,但能引起读者的思索和共鸣。他写故乡崇明岛的篇章,写父母亲情的文字,尤其动人。作者的情感沉浸在文字中,通过一些特殊的细节和感受,表达出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深厚情感。譬如《芦苇情思》《故乡的牛》《父亲和烟的记忆》《怀念母亲》等篇章,都是让人读了难以忘怀的作品。这本选集中的文字,除了写故乡和亲情,还有不少其他题材的作品。让人感觉可贵的,是文中的诚实态度和真挚灼见。

散文应该是表现作者真性情的文字,虚情假意是散文的天敌。读徐亚斌的散文,我窥见了他人的人生履痕,也了解了他的性格品行。我在他文字中感受到真诚和纯朴。徐亚斌比我小几岁,“文革”中,我到崇明岛“插队落户”时,他还是岛上农家的一个中学生。我和他曾有面缘,那是1976年崇明岛上的一次文学活动。我和他并没有交谈,之后也没有交往,我的记忆中没有他的影子。但这次见面,却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以至于三十多年过去,在他编选出版自己的散文集时,想方设法找到我,并执意要请我为他作序。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读徐亚斌的书稿时,我很自然地想起自己出第一本散文集时的情景。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是在三十年前。第一次出书,心情有点激动。那时,出书是一件大事。我在这本散文集的后记中曾这样写:“出色的散文,除了优美、凝练、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必须从生活出发,必须真实,靠编故事,靠凭空想象绝不可能写出好散文;二是必须抒发真情,虚情假意,是为人的大忌,也是为文的大忌,只有真诚的歌唱,才可能打动人,‘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也许,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着的。”当年的看法,现在依然没有改变。我将年轻时对散文的看法抄录在此,和亚斌先生共勉,也是对他未来写作的一种期许。

本文为徐亚斌散文集《父亲和烟的记忆》序

海派京剧是传统戏曲近代化转型的典范。在艺术与生活关系上,海派京剧突破了京剧入宫演后追求精致、脱离生活、丧失活力的桎梏,使京剧贴近现实、关注民生。海派京剧不仅有大量时事剧的创作,而且在历史题材剧目

老上海的京剧

朱争平

创作演出中也不无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海派京剧既遵循京剧艺术规范,又追求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容纳中西,开拓了京剧艺术表演的新领域。在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上,海派京剧立足上海的商业化城市特征和文化生态,适应市民偏重“看戏”、注

赵长天先生临终前最后一条微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有某些特殊的因素。让我们先来重读一下这条微博:

“住院半年,得以看完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春秋战国人性张扬,思想活跃,智慧绽放,天才辈出。这样的时代中国唯一,世界唯一。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大秦王朝,岂能用简单一句暴政来概括。现在谈起中华文化传统便是孔儒,似太简单。这部小说未评上茅盾奖,甚为遗憾。”

我记住了这条微博的核心内容,是因为微博谈的是对孙皓晖先生长篇小说《大秦帝国》的看法。众所周知,这部小说迄今在学界仍存在评价截然不同的争议。在它11卷本全部推出时,《文学报》阅读专刊曾一次性用16个版摘刊其部分章节并作介绍。其后又曾刊发观点完全对立的评论文章,既有“高度评价”,也有“全面否定”。对其“全面否定”者的主要观点是:秦始皇是历史上的“暴君”,这部小说如此“歌颂暴君”是反现代文明的。面对如此对立的评价,也曾有人问我对这部作品的看法,我皆表示,由于这部小说长达500多万字,共有11卷,因时间关系我仅仅读完两卷,岂可贸然对整部作品下定评式的判断?我只能仅就我已经读

重情节、追求新奇的需求,着力开拓艺术市场,使得京剧艺术从高雅殿堂走向通俗化、大众化之路。

海派京剧大大突破了传统戏曲总是围绕帝王将相打转的局限,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如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徽钦二帝》、《拳学打金刚》,弘扬民族民主精神的《鉴湖女侠》、《宋教仁》,歌颂社会主义的《狸猫换太子》、《火烧红莲寺》,演绎历史事件的《汉刘邦》、《明末遗恨》,劝诫世道人心的《黑籍冤魂》、《斗牛宫》等。海派京剧诞生了常春恒、赵嵩授、王鸿寿、李春来、冯志奎、夏月珊、潘月樵、夏月润、赵如泉、冯子和、欧阳予倩等一批早期代表性艺人和童芷苓、李玉茹、言慧珠、

从赵长天最后一条微博说开去

陈敬耕

次听过他在一些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他是一位非常有见地的编辑和作家;其三,他与作者、出版社之间,没有任何利益纠葛,不会因外在因素而说违心话。赵先生在微博的最后说一句:“这部小说未评上茅盾奖,甚为遗憾。”一个文学奖,无论其影响有多大,规格有多高,都不会成为维持一部作品生命力长盛不衰的“神药”。《大秦帝国》与某些获茅奖的小说比,谁能持久驻足于读者的阅读视野,就让时间来检验吧。

那么,如果我们未看小说,仅仅看评论,谁的评论更客观、可信?我曾经问一位对《大秦帝国》持激烈否定态度的我很尊敬的老学者,“您把这部小说读完了么?”他坦言,“只读了一半。”并认为,“没有必要全部读完。”我没有与他再交流下去。因为,对一部未全部读完的作品作全面评价,显然是存在很大风险的,不管你的观点是如何前沿、现代,其学术观点的可信度必然要大大降低。相比较而言,我更认同赵长天先生那条简短的微博所表达的观点,因为赵先生在身患重疾期间,一字一句读完了全部作品,他的感受是建立在扎实阅读作品的基础上的;其二,赵先生的艺术感觉和眼光,不在某些专业评论家之下。我多



文坛呓语

沈金波、童祥苓、尚长荣、李炳淑等著名艺术家。

全国解放后,京派、海派互相交流,好戏连台。国家为京派、海派京剧代表人物梅兰芳、周信芳共同举办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活动,为盖叫天举办舞台生活60周年纪念活动,使京剧舞台出现了京海交融、欣欣向荣的景象。“文革”时期文艺倍受摧残,京剧舞台只剩“样板戏”。改革开放使海派京剧复苏,新世纪又为海派京剧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曹操与杨修》等一批新剧目和史依弘等优秀青年演员的出现,使海派京剧焕发新的光彩。

历史启示我们,只要坚持改革创新,坚持适应时代,坚持开拓市场,坚持贴近观众,海派京剧就一定走向新的繁荣!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龙种》《大地》《六福客栈》和《天路历程》,内容都和中国有关,其中《龙种》《六福客栈》还是抗日题材。《天路历程》讲述苏格兰神父弗朗西斯(格利高里·派克饰)到浙江传教并与中国人互敬互爱的故事。《六福客栈》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描写英国女佣格莱蒂丝(英格丽·褒曼饰)在山西阳城“六福客栈”帮助中国人,抗战期间,保护一百多个孤儿,翻山越岭,通过敌人的封锁区,安全抵达西安。而《龙种》这部1944年出品的电影,是以中国江南为背景,描写中国农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这部电影,最近突然爆红中国网络,被网友称为美国版“抗日神剧”。想来,还真有意思。

70年前的《龙种》,到底是怎样一部美国版的“抗日神剧”呢?一方面,电影徐徐展开的是中国江南的农村风光:田野、山树、池塘、农舍、木桥、乡间小路……我们看得见田头犁地的老牛,听得到空中飘来的笛声,闻得到空气中的泥土味道;另一方面,在这样一幅田园牧歌图里,活跃着的竟都是一群“高鼻蓝眼”的中国农民——是的,由西方演员扮演中国农民以及他们出色的表演,形成了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

很让人惊奇,包括凯瑟琳·赫本在内的外国演员,能演活林家村林潭一家老少,他们头戴草帽、脚穿草鞋、一身土布衣服,在田里插秧、锄地、收割;当日本鬼子侵入村庄,烧杀掠夺之时,他们又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尽管他们中有人意志不坚,做了汉奸。随着剧情展开,这些“高鼻子”好像融入了中国血脉,一笑一颦,一喜一怒,传递出有模有样中国人的精神,到最后,谁还关心他们是外国人扮演的中国人呢?

《龙种》最让我震撼的是它的结尾:上级命令烧掉田里的庄稼、房子,不留给日本鬼子,村里的乡亲都不愿意。老人林潭和凯瑟琳·赫本扮演的儿媳小玉有一段对话。林潭:“我不爱自己的土地吗?土地不就是国家吗?我死也要死在这块土地上。”小玉:“土地只是在和平时期才是你的国家。”林潭:“我只知道必须守住土地。”小玉:“你只能死守着一亩三分地,却会失去整个国家。”最后林潭同意烧房烧田,还在土地上留下记号,“将来还可以把它认回来”。黑夜里,他们点火烧掉了自己的土地,当他们离去,哪里知道,回头看去,村子里火光熊熊,乡亲们忍痛点燃了土地……

《龙种》根据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赛珍珠热爱、依恋中国这块土地,她以“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的一部小说,干脆以《大地》命名。同名改编电影1937年上映,里面的主角,同样是由外国人扮演。这是一部讲述一对农村夫妇不幸遭遇的电影,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民和土地关系的电影。爱土地:男主角王龙视土地如生命,节衣缩食买土地;恨土地:闹饥荒,干枯的土地长不出粮食;保土地:王龙的妻子阿兰坚决不卖土地,一家人去南方谋生;回到土地:用在动乱中捡来的珠宝添买土地;变得不重要的土地:王龙对女人和奢侈的生活,超过了对土地的爱;回归土地:一场触目惊心的抗击蝗虫灾害战役,使得王龙“又站在他的土地上,这是他的日子”。

中国这片土地,何尝不是农民的镜子,照出了他们的痛苦和悲哀,他们的快乐和幸福?中国这片土地,又何尝不是吸铁石,以它的博大精深,吸引着外国人?像《天路历程》里的弗朗西斯,最后这样说:“这个世界,我将永远居住的土地,比我们想的更靠近天堂。”而《六福客栈》里的格莱蒂丝干脆加入了中国籍,在日本人迫近的最危难时刻,她说:“我是中国公民,我不愿离开这里,这些人全是我的同胞,我会与他们共生死。”



读碟

花样年华

(水墨画)

彼岸



2010年,春暖花开时节,我所在的上海书店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像往年一样,开始着手上海书展的选题策划。编辑室除我一个按四舍五入法已经“奔六”的老头外,全是风华正茂、思维活跃的青年人。面对阅读纸质图书多元的大势,大家都在作努力发掘纸质图书独具优势的探索,而且每次都把人气聚集的上海书展作为亮相检阅的捷径,前年是“锦鲤”,去年是“毛边”,今年也有不少新点子,但一论论证后又觉得都不够出彩。

踌躇之际,我们的老作者老朋友、著名禅意民俗画家张德宝先生“走过路过”,来编辑室里坐坐,闲谈中拿出了刚完成的为某地旅游景区创作的长卷小样:七八十幅借助场景相互贯通的工笔画,讲述十多个从传统文化中提取人生智慧的哲理故事,除了人物道具极具细节写实,完全忠实于故事要求外,背景图案也莫不工细逼真,尽其精微,充分体现了作者最擅长以风俗画法表现禅慧

题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我当时便感觉眼睛一亮,这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寻觅的资源吗。

编辑室很快取得共识:就拿这个去书展上“试水”。目标很明确,要彰显纸质图书的独家魅力。具体怎么做,我请大家一起出方案。最终,相对而言的“资深小编”沈佳茹凭

集思广益为“试水”

完颜绍元

两个锦囊胜出:其一,约请著名学者钱文忠教授出手,专为这套寓机锋于世相的“禅画”度身定写一组能洞达故事所含义理,而使人豁然开悟、心神愉悦的点评。以“禅话”配“画禅”,一卷在手,更得纸书阅读的妙趣;其二,根据原作的长卷形态,把图书做成以长卷折叠成册、前后粘以硬封的“经折装”,不仅能让读者藉此见识中国传统图书装帧的绚丽

多姿,而且绘画原作通景连屏之中国画特有的审美情趣亦得完整保存下来。书名嘛,经集思广益,就定为《禅话·话禅》。

小沈还做过名作《玄奘西游记》的责任编辑,所以一经提出便慨然应允约稿。剩下的困难是为了确保“经折装”的平整度,图书装订时必须手工作业,因为大家都在赶书展,所以厂家多不愿接这票业务。多亏出版科大力支持,终于在书展开幕前加急赶制出几百本书。

8月13日下午,《禅话·话禅》在当年的上海书展上首次亮相。

“试水”成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继续探索的信心。每年一届的上海书展已经成为检验我们得失利钝的最理想最便捷的试验场,同时也为小编们提供了一个跃马驰骋的大平台。

十日谈

我与上海书展

精心编辑的书成了书展的亮点,真让人高兴。

